

夫妻樁

我是一個有超過 30 年資歷的地下工作者。

地下工作者！別緊張！我不是從事打探機密情報的工作人員，而是從事地面以下結構物的工程樁家。

樁家！別誤會！不是開賭場的莊家，而是打樁的專家。

那年，我大學畢業，入伍服兵役，因為夜間訓練活動常出狀況，新訓中心送我到三軍總醫院複檢，確認罹患視網膜色素病變，停役返鄉待業，四處求職，因緣際會，開啟了我的打樁工程的職涯。

所謂「樁」通常是指在地面以下的柱體構造物，具有跟柱相同的承載功能。一般而言，打樁主要有兩種型式：場鑄樁及打擊樁。前者是先用機具鑽挖出樁位的土石，再灌置鋼筋混凝土而成的樁；後者是用打樁機將已經成型的鋼軌或 H 型鋼等打入地底下而成的樁。

這些年來，我參與了各項公共及民間建設的打樁工程，所打樁的工地，數以百計，施作總樁長超過 30 萬公尺。

無論遇到各種不同軟硬地層，包括最難處理的卵礫石層，我都能穩健踏實完成使命，打樁技術已臻圓熟之際，一場工地意外，攪亂了我的樁家人生。

那次，我一不留神掉進一個顯而易見的工地 3 公尺深之槽池，被救起送醫後，發現只有皮肉多處擦傷而已，並無大礙。慎重起見，留院觀察三天，並進一步健康檢查。

檢查結果顯示，我沒有腦震盪，也沒有其它內傷，不過眼底攝影發現視網膜微血管嚴重堵塞發黑，管狀視野只剩中心視力而已，已符合法定中度視障的程度了，這樣的視力能平安的從事打樁工作這麼多年，實屬萬幸，但將來很有可能完全失明！

失明！這真是猶如晴天霹靂，我才驚覺視網膜色素病變，並沒有因為我的忽視而減緩惡化的進程，而且此一眼疾不是我原本以為只是單純暗適應不良而已，原來最後可能會導致失明。然而，老婆被我可能失明的檢查結果，所受到的驚嚇程度遠勝於我，她一度懷疑我婚前故意隱瞞會導致失明的眼睛宿疾，指責我是個騙婚的無賴之輩，我小心應對，才免於步上很多中途視障者失婚的後塵。

老板顧及安全，不讓我再到工地現場，調派我回公司做內業事務，只是我一向在工地打滾慣了，整日在辦公室閒得發慌，如坐針氈，手足無措。

於是，我試著接受轉業輔導，先參加了為期 9 個月的按摩訓練，考取丙級按摩執照，開始到住家附近的按摩店上班，很快就勝任按摩工作，而且遊刃有餘，但我還是一直悶悶不樂。

老婆跟我結婚 20 多年，兩個孩子出生前，跟著我一個工地接著一個工地跑，幫我打理工地及生活上的一些瑣事，她很清楚我不安於室的習性。

小兒子上高中那年，老婆決定拉我一把，帶我一起重回工地，幫助我重操打樁舊業，只是這回我以盲劍客重出江湖，不是操作鑽掘機灌注場鑄樁，也不是操作打樁機施作打擊樁，而是施作幾乎不需視力的「人工擋土樁」，俗稱「夫妻樁」。

顧名思義，「人工擋土樁」就是在地下室開挖區的四周，每隔 2 米，以人工挖掘施作長約 1.2 米、寬約 0.6 米的長方形擋土樁，這是專門適用於台中盆地卵礫石層的特殊打樁工法。

挖掘時通常是夫妻兩人一組，是故又名「夫妻樁」，老公帶著簡單的挖掘工具，在樁底掏挖砂石，置放於專用的鐵桶中，再由地面的老婆操作樁孔上三腳架的電動捲揚機，吊起一桶桶砂

石棄置，等挖到預定的樁深，再吊放鋼筋籠，灌注混凝土而成的場鑄樁。

由於大部分的人工擋土樁深度在地下水位以下，因此要穿著潛水衣，並配帶氧氣罩及輸氣管呼吸，嚴守潛水的安全守則，才能潛水工作。

我藉由過去多年在卵礫石層的打樁經驗，加上按摩訓練出來的敏銳觸感，通常可以很快地掌握每個工地卵礫石的排列組合概況，摸著石頭表面弧形曲率，就能很快掌握石頭的大小，以及在樁體的相對位置，決定該從那個角度比較容易掏挖出來，所以我的挖掘速度既快又精準。但是，搶快絕非施作人工擋土樁的高手，安全完成每一支樁才是最後的贏家，因為人工擋土樁處處都有危險的因子，時時都可能造成挖掘者的傷亡。

首先，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回到地面飲食休息一下，每次在樁孔中上下進出，就有墜落的危險。

而且，下去入水時要慢，以適應地下水溫及愈深愈大的水壓；上來出水時更不能快，否則容易罹患潛水夫病。

其次，在水下工作需要確保源源不斷供給足夠濃度的氧氣，也要習慣在水下呼吸的方式，否則會有缺氧溺水的危險。

另外，掏挖砂石後的樁壁是一個個大小的窟窿，通常每往下挖一小段深度，就得要以黏土水泥球作適當的填充修整孔壁，形成固結的表層，否則繼續往下挖掘時，挖掘者就有可能被局部崩落的石頭砸傷，乃至被大量坍塌的土石活埋的風險。

由此可知，我簡直是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，入泥入水在樁底搏命工作，將我的性命安危完全信任交付給在地面守護的老婆。

我在樁內辛苦地工作著，老婆在樁孔上也沒閒著，挖掘階段，她要不斷地操控捲揚機，吊起一桶桶我掘削出來的土石，倒在樁孔外的空地堆置，對她而言，這是一件相當吃力又粗重的工作，要是她沒有吃苦耐勞的過人體力及毅力，勢必很難承辦。

她還把握空檔時間，坐在樁孔口旁的小板凳上，一邊觀察樁內水面不時冒出的氣泡是否異常，留意來自樁底任何的訊號聲響，也就是隨時注意我在水下樁底的狀況，一邊以黏土拌合水泥，加水搓揉成一粒粒約 15 公分直徑的土球，在我挖掘一段深度後的護壁階段，搬入桶中，吊進樁內，供我填充樁孔壁的窟窿、塗抹固結可能鬆動的土石之用。

這段期間，她攔除外緣，不跟前來督導或參訪的任何人作不必要的交談，以防稍不留神，而沒能及時照顧到我的需求；更不讓任何重型車輛機具靠近，以免因震動而提高樁壁土石崩落而危及我的安全。

她猶如套上導盲鞍的導盲犬，盡忠職守著導盲工作，直到我結束一段樁底的工作回到地面，她幫我卸下頭盔，做簡單的沖洗，給我一些食物茶水，讓我充飢止渴，這時，她才像卸下導盲鞍的導盲犬，神情放鬆地處理其它必要的事務。

為什麼老婆甘願如此辛勞又提心吊膽地推我進入人工打樁的深洞呢？她笑說：「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，都需要有個女人及時推他一把！何況你賣命工作所賺的錢歸我，萬一出事了，巨額保險金也歸我，我穩賺不賠，何樂不為呢！」我想應該沒有如此詼諧簡單吧！

打從一開始在台中從事夫妻樁，我就對「摸著石頭過河」有著不同於原本意涵的特別的感受，我摸著每粒掏挖出來的卵礫石，思緒油然地穿越過地質史的時間長河，想像著這些大小卵礫石，都是在大約 3 百多萬年前，從大安溪沖刷下來而沉積的卵礫石，再經過地殼板塊擠壓抬

昇而構成台中盆地主要的地層。

也就是說，這些卵礫石已經在地底下沉寂了 3 百萬多年，原本應該要等下一次巨大的地質變動，它們才有可能再出土。

時間長河拉近到大約 3 百多年前，先民開始進入台中盆地開墾，這些緊密的卵礫石層，一直都扮演著足夠承載先民住屋的穩固基磐，它們還是安然地留在地面下深處。

最近幾十年，台中的高樓大廈一棟棟拔地而起，地下室也愈來愈深，於是深埋在地下數公尺到數十公尺深的卵礫石，便有了重見天日的因緣。

這些由我所挖掘出來的卵礫石，可能被送到碎石場，碾碎成良好的碎石級配料，再跟水泥拌合成混凝土，很有可能被送回來灌鑄成大樓的柱、梁、版、牆等構造。

也許我的子孫，乃至我的未來世，極有可能會有機緣在這些卵礫石構築而成的大樓，進進出出甚至居住，那麼，在未來更長遠的時間長河中，我跟這些卵礫石都將以不同的面貌再續前緣。

思想起這些我在樁底掏挖的卵礫石，雖然是無情物，卻像是在地下長時間休眠的有情，只為了 3 百多萬年後的現在，圓滿跟我以如此特殊狀況之下的邂逅因緣，那麼我怎能不感動地小心翼翼呵護它們嗎？

當我將一粒粒卵礫石挖抱出來，順手在水裏擦洗，感覺就像接生一個個嬰兒，放進猶如嬰兒床的鐵桶裏，被老婆啟動捲揚機吊出地面時，它們又化身成為我給老婆傳遞平安訊息的信物。也就是說，這些堅硬無情的卵礫石，搖身一變，都變成讓老婆安心而高貴不貴的傳情石頭，在它們樸拙粗糙的表面，蘊含著歷經 3 百多萬年的悠久歷史，象徵我與老婆不需甜言蜜語，卻有著心心相繫如金石之盟的亙古不變之情感。

先前，我是在地面上做地下工作的樁家，操作鑽機鑽掘樁孔，人機合一，鑽機所帶動的鑽桿及鑽頭，就是我手腳的延伸，我在地面就能精確地掌握地層土石的軟硬狀況，那時我所依靠的是有充足馬力及堅固耐操的鑽機，追求的目標是快速的工程實績。

今後，我不但還是地下工作的樁家，更是水下工作的樁家，將自己化作鑽機的鑽頭，親自在樁底，用一種最原始且寧靜的方式挖掘土石，完全仰賴在地面樁孔旁很有默契配合的老婆，夫妻一體，我做先鋒，她做後勤，我不再是一個人的樁家，而是夫妻兩個人的樁家。

我出生入死所打設的人工擋土樁，在表相事上，確保了大樓地下室開挖的安全穩定，在實質理上，則由一支支深挖的夫妻樁，讓我夫妻倆的關係，沒有因為我視障而崩解，反而有更加穩固的發展，於是，這些人工擋土樁在事上、理上都是名符其實的「夫妻樁」。